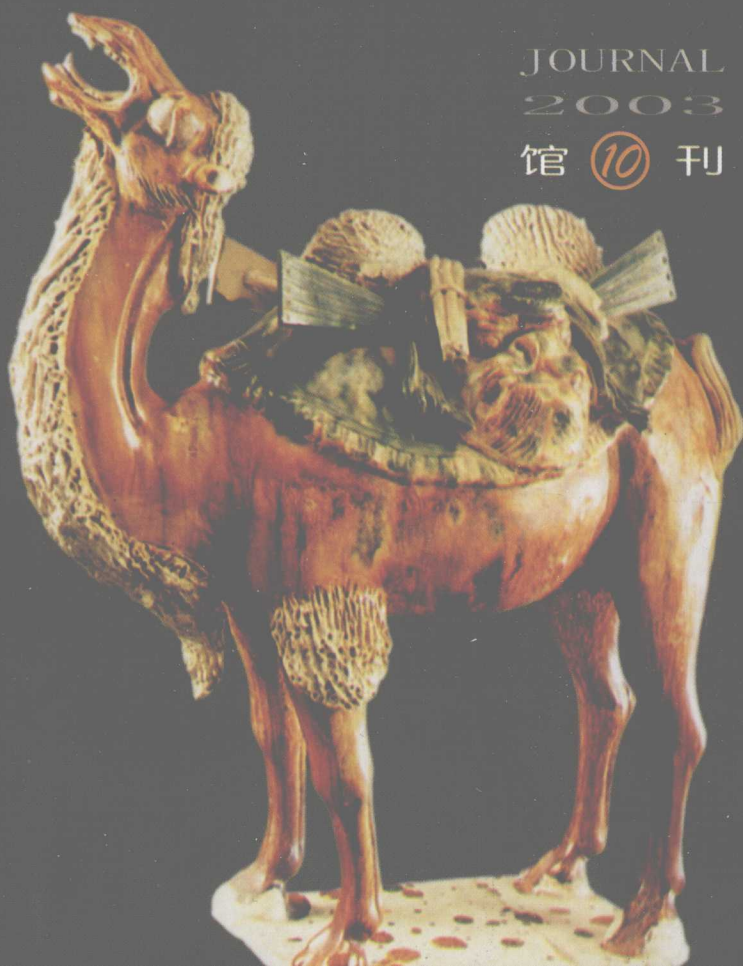


陕西历史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THE SHAANXI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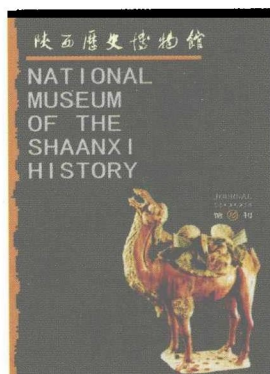
JOURNAL
2003
馆 10 刊



陕西历史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THE SHAANXI HISTORY

2003



JOURNAL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 10 辑/周天游主编;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3. 10

ISBN 7-80628-761-2

I. 陕... II. ①周... ②陕... III. ①历史博物馆—陕西省—丛刊②考古—中国—丛刊③文物保护—中国—丛刊 IV. G268.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984 号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十辑)

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周天游	主编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电 话	(029) 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美术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9.25
插 页	12
字 数	675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761-2/K·325
定 价	60.00 元

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

編輯委員會

顧問 張豈之 石興邦
周偉洲 斯維至
何清谷 牛致功

主任 周天游

副主任 楊培鈞

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世平 王有慶 王 彬
申秦雁 馬振智 韋純學
張銘治 晏新志 趙振武
譚前學 龐雅妮

館刊編輯部

主 編 周天游
副主編 張銘治
編 輯 張維慎 文 軍
田小娟 梁 勉
學術總監 王世平
翻 譯 周五龍
美 編 王小信

目 录

说古论今五千载 问路寻根表四方

——贺《馆刊》创刊十周年 周天游 (1)

九辑汇精品 炳蔚皆华章

——喜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已出各辑 丁毅华 (4)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创刊十周年贺信贺词 (9)

江城子

——庆祝《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十年华诞 张文立 (12)

· 考古研究 ·

再论“晋公戈”及其历日 李学勤 (13)

论“兵避太岁”戈与“大一避兵图”争论症结、引出问题是非检验与其正解

..... 黄盛璋 (17)

近年来商代青铜器的发现及其意义 杜超松 (35)

四十二年逯鼎铭文笺释 王 辉 (45)

菟侯鼎铭文考释 孙斌来 范有芳 (54)

关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几个问题 马振智 (57)

唐乾陵与辽乾陵相关文化及其历史背景之比较 刘向阳 侯晓斌 (63)

汉阙渊源考 赵海洲 (70)

中国古代人工铁的考古发现及其相关问题 韩建武 朱思红 (78)

· 史学论坛 ·

秦汉时期饮食生活的基本模式 彭 卫 (88)

论秦之墨家 张文立 (100)

从人文精神角度观秦代社会主流文化的得失 吴小强 (105)

关于汉代的卒吏、卒史与假吏

——从《仪礼·士冠礼》中一条郑注谈起 杨天宇 (110)

两汉宗族发展的经济基础

——两汉宗族社会结构研究之二 赵 沛 (114)

论司马迁、桑弘羊的经济思想 丁光勳 (119)

· 历史地理研究 ·

中国古代都城史的考古学研究

——关于都城、官城、宫殿与官苑问题 刘庆柱 (128)

诞生陕西历史文明的基础与条件	王世平 (142)
两汉王朝的移民戍边与宁夏平原农业的进一步开发	张维慎 (151)
宋代江西文化地理略论	刘锡涛 (160)
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市镇与州治县城距离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	刘景纯 (168)
人口危机与清朝的衰落	崔 锐 (175)

• 馆藏精品 •

杜虎符纵横谈	杨培钧 (180)
陕西延川出土商代青铜器	师小群 (185)
新征集陶俑、陶器、砖瓦考略	万 晓 (191)
漫话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申秦雁 王西梅 (194)
唐素面长柄三足银铛小议	赵 青 (199)
唐狩猎纹高足银杯赏析	周劲思 (202)
唐飞狮纹石榴花银盒赏析	杨 亮 (205)
青铜史书——五祀卫铜鼎	王西梅 (208)

• 文物丛谈 •

古玉浅谈	张 健 (210)
中国出土的罗马金币	范培松 (216)
试析陕北汉画像石的乐器图	张红玲 (221)
彩绘双鬟望仙髻女舞俑刍议	晏新志 (227)
追忆遥远时代 领略异域风情 ——谈反映中外交流的乾陵文物	王晓莉 (235)
记陕西发现的两件大晟钟	徐 涛 (242)
从出土文物谈宋金时期的相扑活动	梁 勉 (249)
浅谈书画“高仿”辨伪	石头娃 马艺蓉 (253)

• 民族宗教史研究 •

借问路旁名利客 无如此处学长生 ——华山道教历史钩沉	张应超 (259)
延安清凉山石窟和黄陵双龙千佛洞石窟调查报告	姬乃军 姬中林 (267)
陕西古代佛教造像概述	文 军 (277)

• 简牍与典籍 •

秦代的讨债方式 ——读《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	张俊民 (288)
从秦简看秦代的历史地位	沈颂金 (293)
说“上郡地恶”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	王子今 (302)

张家山汉简所见汉初中央与诸侯王国关系论略	臧知非 (308)
----------------------------	-----------

· 墓志与碑刻研究 ·

唐马元场墓志考释	董理 (315)
武周李宝隆墓志考释	田小娟 后晓荣 (323)

· 学术博览 ·

秦汉史与西方汉学	胡志宏 (327)
古代美洲金银器赏析	周五龙编译 (332)
绘画当中上光和蜡质材料的运用	屈利军编译 (336)
日本福岡市的历史文化与文物遗址	刘万虹 刘俊林 (339)
怀念林功	
——写在林功先生三周年忌日	申秦雁 (341)

· 随笔札记 ·

“七衡六间”新说	秦建明 (344)
王国维古史新证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田旭东 (350)
“地平天成”与西安碑林	
——兼谈“地平天成”一语的演绎及其它	王其祯 (357)
中国纸起源和蔡侯纸的有关问题述论	
——兼论西汉灞桥纸等文物的历史价值	杨东晨 (364)
论《山南诗选》的文献学价值	冯岁平 (377)
论与韩半岛古代史有关的金石文现状	拜根兴 (381)
汉金文研究简史	后晓荣 (389)

· 博物馆学 ·

更新理念 重建体系	
——论新世纪博物馆陈列展示艺术设计的发展趋势	王有庆 (394)
博物馆收藏的有限性与定期藏品审查	梁彦民 (403)
谈展览的宣传	张沛心 (407)
谈《广西民族文化展》陈列展示设计的心得	王妮 (411)
台湾文化机构的义工制度	谭前学 (414)

· 博物馆工作研究 ·

谈唐墓壁画馆展室氛围的营造	翟战胜 (423)
宁夏博物馆巡礼	刘建安 (426)
略论博物馆宣教工作的多样化	白晓莉 (430)
对博物馆审计工作的几点认识	刘俊林 (434)

• 文物保护 •

- 陕西扶风县北吕周人墓出土铜器的实验与分析 杨军昌 陈 亮 韩汝玢 (436)
- 可控激光束修复青铜器工艺研究 叶心适 刘林西 甄刚等 (444)
- 卷轴绘画类文物的清洗与保护 马艺蓉 (448)
- 浅谈秦代大型青铜龙的铸造工艺 杨文宗 (452)

• 书评 •

全面总结甲骨学百年研究的专著

- 评《甲骨学一百年》 王 晖 (455)

• 书 讯 •

- 《章怀太子墓壁画》出版 (349) 《新城、房陵、永泰公主墓壁画》出版 (429)
- 《懿德太子墓壁画》出版 (433)

• 补 白 •

- 镂空花座铺〔簠〕 (53) 孟簠 (109) 外叔鼎 (141) 仲相父匕 (234) 日己方彝 (248)
- 西汉铁齿轮 (252) 隋象牙带钩 (258) 师夷(丞)钟 (340) 羊年与“三阳开泰” (447)
- 中国博物馆学会陈列艺术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在长沙召开 (331)

英文要目 (Main Contents) (460)

本刊征稿 (462)

说古论今五千载 问路寻根表四方^①

——贺《馆刊》创刊十周年

周天游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自1994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建馆三周年之际问世以来，已走过了十年艰难而又富有成效的创业历程。目前，《馆刊》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公认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优秀专业刊物，也赢得了海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它已不再是一株幼苗，不仅深深扎下了根，挺直了干，而且长大成荫，已经能够经得起人们不同角度的审视与品评。这是陕博人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所有关心、爱护、支持、帮助《馆刊》成长的学界同人一起辛勤耕耘的结晶。值得我们为之骄傲，为之击节称贺！

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是不是一个优秀的成功的博物馆，不仅看其是否具有丰富而又极具特色的杰出馆藏，是否具备先进的保藏文物和修复文物的水平与条件，是否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出色的科技手段去展示文物的朴实美与历史文化价值，是否能够运用切实有效的管理手段让博物馆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该博物馆能否尽可能地实际出发，调动本馆的科研力量从上述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认真的总结，不断地在《馆刊》中发表富有科学性、创造性和学术性的理论成果，以及各种有价值的资料与信息，并通过它来提高全馆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与管理水平，推动博物馆取得更大的成就，以满足中外游客及各方面学者的广泛需求。所以，办好《馆刊》应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学术交流工作，要集中一批具有专长的生力军持之以恒地抓下去；但又不单单是如此，办好《馆刊》也应该是博物馆管理工作的关键一环。《馆刊》的成功与否是博物馆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还要发动所有业务人员、干部职工及社会力量共同来关心参与。

《馆刊》创刊伊始，就牵涉到一个如何定位和如何确定编辑方针的问题。我们感到，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我国第一座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国家级博物馆，必须要创办一份高起点、高质量，并具有相当学术含量的专业性刊物。这份刊物，作为一个阵地，可以大大促进我馆的科研学术工作；作为一个平台，可以为馆内外人士提供一个驰骋耕耘的园地；作为一扇窗口，可以展示我馆的科研成果及各项工作成果；作为一座桥梁，可以连接各兄弟单位和学术界同仁，成为学术交流和工作的极好纽带。

基于上述认识，十年来《馆刊》不仅开辟有“考古研究”、“史学论坛”、“简牍与典籍”、“文物丛谈”、“民族宗教史研究”、“艺术史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等栏目，也有“博物馆学”、“学术博览”、“学术动态”、“书评书讯”等栏目，还有“回顾与展望”、“文物保护”、“博物馆工作研究”等内容，体现了综合性历史类博物馆所应具备、所应反映的各方面内容。作者既包括历史、考古、博物馆学等专业人员，也包括文物保护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档案工作者、图书工作者和讲解宣教人员。十年来，《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得到了各界学者和专业人员的关爱，李学勤、林剑鸣、斯维至、何清谷、牛致功、宋伯胤、杜迺松、刘庆柱等著名学者多次给《馆刊》投稿，国外、境外的一些学者也把《馆刊》作为一

份“质量上乘，装帧精美”的高水平学术刊物，不断给《馆刊》投稿。有一大批学者支持、帮助我们的工作，在《馆刊》已发表各类文章中，才不乏上乘之作。《馆刊》虽也发表过一些稍显稚嫩之作，但在鼓励馆内不同岗位人员科研的积极性方面，乃属必要，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显著的推进作用。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一开始就定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宗旨，那就是“以本馆的研究方向为基本准则。由于本馆的研究方向面较宽，并且和陕西、全国乃至国外的同类研究机构有着较多的共同之处及广泛的联系，所以，本刊将立足于本馆，面向陕西、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和国内外的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文物博物馆学界、美术界乃至有关的科技界的同仁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②。也就是说，本刊在强调学术性的前提下，讲求自主性与开放性的结合。

所谓“自主性”，就是本刊以服务本馆工作人员的科研为主，以提高本馆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与研究能力为主。因此，已出版的9辑中，本馆人员的成果占53.6%。同时本馆地处陕西，在本馆的建立过程中，始终得到陕西各文物考古单位的大力支持，所以陕西本系统的成果（我馆除外）占到21%，也就不足为怪。

然而学术最忌讳的是闭关自守，坐井观天，所以关起门来办刊往往是自身难以提高，外人则敬而远之，实非明智之举。充分利用学术资源，广泛借鉴他人成果，开阔视野，互动互补，与人与己，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乐而不为！创刊以来，本刊发表社会各方面投来的稿件占总数的25.4%，已逐渐形成一支稳定而强大的国内外学者作者群，在提高本刊的知名度、学术水平与影响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尽管十年来，本刊已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仍有不少不足需要我们去克服，力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此，我们应该坚持以下四原则：

第一，坚持本馆既定的宗旨与特色，既然方向是正确的，就要有连续性。也就是说，本馆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全面迅速了解陕西文物考古的重要文化遗存与发掘状况，尽可能从省市考古单位、公检法和海关、社会收藏团体或组织以及个人设法调拨或征集文物以补充馆藏，并在修复、保存、研究的基础上补充陈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合作进行有针对性的考古发掘；加强陕西地方文化，特别是周秦汉唐时期历史文化的专题研究；对馆藏重点文物如半坡姜寨彩陶文化、西周青铜器、历代陶俑、唐代金银器，尤其是唐代墓葬壁画进行深入研究；动员更多力量开展博物馆学研究，在振兴中国博物馆学这一薄弱学术领域，做出本馆应有的贡献；有计划地开展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在唐墓壁画这独一无二的重要藏品的保护上下功夫，配合重点工程唐墓壁画馆和保护研究培训中心的建设，为创建中国墓葬壁画保护研究培训中心而努力；在合理利用博物馆设备及现代化技术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为新建馆提供有益的镜鉴，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摸索创建虚拟数字博物馆的实施工程等。《馆刊》应在此方向做出相应计划，主动组织力量去引导组稿。

第二，巩固发展专业队伍，稳步提高研究水平。学术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事业，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捷径可寻。对于一个年轻的综合性博物馆来说，对于一支相对年轻的学术队伍来说，现在仍处于打基础时期，绝不该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只要付出劳动，长抓不懈，再有十年左右功夫，就会迎来收获期。

第三，广交朋友，开门办刊。随着本馆影响的逐步扩大，朋友也会越来越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博物馆只有主动去适应这一变化，在扩大接触不同学科的不同朋友、不同文化背

景的不同观众、不同特色博物馆的各类馆藏及不同管理模式中，去达成共识。事情往往是这样，只有深入进去，才能谈得上如何出来，如何提高。只有在趋同中，才能真正显现出自身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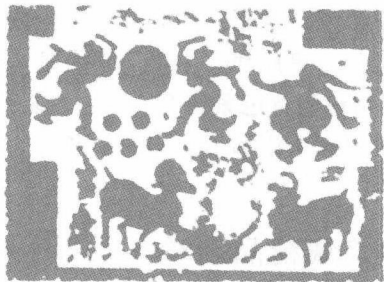
第四，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经过十年的积累，我馆学术队伍的梯次日趋明显。其中有一些人已开始具备学术带头人的基本条件与能力，有了冲刺的本钱，也有了出精品的可能。这样馆学术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画龙还需点睛，个人的努力只有与组织的力量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佳效能。学术要讲公心，只有真正讲公心的人，才会有大成就。凡是有实力的研究者，都应在付出自身努力的同时，带动周围有兴趣、有一定能力的同志，一起攻关，心无杂念，全力以赴，陕西历史博物馆学术的兴盛便指日可待。

在喜庆之时，提出以上拙见，与大家共勉！

注 释：

①摘自宋伯胤《闻陕西历史博物馆开馆，写长歌以贺》，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6月版。

②《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发刊辞》，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6月版。
(周天游：陕西历史博物馆 馆长、教授)



九辑汇精品 炳蔚皆华章

——喜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已出各辑

丁毅华

现代的博物馆，早已不再仅仅是存放和展出文物的单位和场所，而是集文物的调查搜集、陈列、保护、修复、多学科研究和各个层面的文化交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的专业机构，博物馆对于社会公众的影响，对于文化发展乃至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也日趋增强。因此，博物馆所涉及的学科门类众多，博物馆学也因而成为交汇多种学科和多方面人才的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位于古都西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国家级博物馆，规模宏伟，藏品丰富，是全世界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在建馆50周年、新馆落成3周年的1994年，《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以下简称“馆刊”）问世。到2002年，这份《馆刊》已经连续出版了9辑（分别由三秦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当初捧读创刊的第1辑时，就有了良好的感受。在《发刊辞》中，编委会即表达了要把刊物办好的决心。那一辑的“考古研究”、“史学论坛”、“文物丛谈”、“学术博览”、“博物馆学”等栏目的设计，已经体现了编辑的用心，而“回顾·展望”一栏中的几篇文章，更是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历史。此后的各辑又陆续进行了栏目调整，内容更加丰富，编排更趋合理，精品一辑比一辑多，品位一辑比一辑高。

近来，又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已出各辑披览了一遍，既有重读的回味，又有全新的体验。总的感受是十分清晰的，那就是：这份《馆刊》确是越办越好，每一辑都有许多好文章和大量的信息。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份与世界上一流博物馆相称的优秀《馆刊》。

我们之所以说这份《馆刊》办得成功，主要的理由是，它的学术精品多，各类信息含量高，可读性强，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特色紧密配合；它的装帧、印刷十分精美，编辑水平、校对质量也很高，阅读中极少发现有差错和不适当的缺憾。

一 介绍馆藏精品新珍 展示一流大馆实力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极为丰富，其中有许多是一二级珍品甚至国宝级的精品。同时，经常性的有效的征集工作，又使该馆的文物在不断增加，常有一些新的稀世珍品进入这座文物宝库。《馆刊》担负起向读者和社会各界介绍这些馆藏珍品的任务，公布有关资料，多年来，发表了很多文章，甚至还开辟专栏来介绍那些最有特色的馆藏文物。

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文物中，最有价值的是西周青铜器、历代陶俑、唐代金银器、唐墓壁画等。杨培钧的《旷世奇珍 璀璨明珠——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物特色》（第4辑）一文，对于馆藏文物的特色，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对于一些类别的藏品进行专题介绍的文章如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银花钗》(第2辑申秦雁、谭前学文)、《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泥佛像综述》(第5辑周越文)、《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陶瓷枕概说》(第7辑黄桂珍文)等,也都是很吸引人的。而发表于第8辑的杨培钧的《土与火的奉献——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陶瓷器纵览》标题醒目,文字生动,也堪称佳作。

结合馆藏文物特色,刊登较多的是有关唐代壁画的文章,甚至还特辟“唐墓壁画研究”这样的专栏,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多数注重把对壁画的研究和有关史学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李西兴的《陕西唐代墓葬壁画》(第2辑)一文,对唐墓壁画作了全面的综合性的介绍。黄利平的《壁画在唐代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第2辑)和《说唐墓壁画的史料价值》(第3辑),也是全面论述唐代壁画的文章。李国选的《唐代墓室壁画之研究》(第5辑)和《论唐墓壁画的艺术风格》(第6辑)则是着重对唐墓壁画的艺术成就和风格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论文。王世平的《唐墓壁画的社会意义》(第8辑)则从更广阔的视角论述了唐墓壁画在唐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深远影响。

《馆刊》的每一辑都有关于新征集的文物的介绍,这些文章短小精悍,配有图画照片和说明,文字简炼而信息量大。

二 发表学术研究精品 汇集多门学科精华

《馆刊》开辟了“考古研究”、“史学论坛”“历史地理研究”、“民族、宗教史研究”等栏目,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其中不少出自著名学者之手,具有很高的水平。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和展品侧重于陕西古代史,因此,对陕西地方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科研工作的重点之一,《馆刊》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也以此为重。陕西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新石器时代的遗迹更是遍布各地。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西周以今西安一带为“宗周”,秦在关中多处建都,咸阳最终成为全国性的帝京,西汉、隋、唐等强大的统一朝代均建都于长安。直到唐末五代,关中的地位才相对低落下来。中国同时也是陕西历史上最辉煌的周秦汉唐时期,是《馆刊》关注的重点。

在考古研究方面,自然是以西陲为重点,发表的文章数量多、质量高,其中如李学勤的《膳夫山鼎与西周年历问题》(第1辑)、刘庆柱的《汉代骨签与汉代工官研究》(第4辑)、曹玮的《周原的非姬姓家族与虢氏家族》(第7辑)、《近年来西周青铜器的重要发现与意义》(第9辑杜迺松文)等。

关于秦史、秦文化的研究也有多篇文章,如刊登于第3辑的张文立的《秦帝国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张铭治的《秦代的文化政策与秦文化——再谈秦文化的层次性》,第5辑的黄留珠的《试论春秋战国秦文化的走向》、第6辑的张铭治的《谈秦汉之际的文化整合》等。

进行综合性宏观研究的文章,有张大可的《西安古都与中国历史的发展》(第3辑)、徐卫民的《唐以后西安失去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第4辑)和《周秦汉唐建都关中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9辑徐卫民文)等。

突出地域特色,围绕陕西历史文化问题研究的文章中,有关于周秦汉唐时期的,也有更早的或晚至明清甚至近代的,如黄利平的《长安韦氏宗族述论》(第1辑)、赵静的《论清代

陕西人口的迁移》(第2辑)、杨东晨的《先秦时期陕北的民族迁徙与融合》(第3辑)、韩香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少数民族分布及姓氏》(第4辑)等。

《馆刊》对于文章的内容,并未作十分严格的限制,宏观历史的研究,各个史学分支或与史学相关的学科诸如文献研究、思想史研究、民俗研究等,只要是上乘之作,都尽量收辑。如发表于第1辑的张大可的《司马迁一家言之界说》、第2辑刘宝才的《〈鬼谷子〉散论》、第3辑王云度的《〈淮南子〉与〈文子〉关系辨析》,都是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方面的文章。

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明显偏重于文化史的研究,如刊登于第2辑的彭林的《〈士冠礼〉的礼法与礼义》、张文立的《秦人的多神崇拜及王权影响下的中国宗教》、史党社、田静的《秦人祖先祭祀考述》等都是。王彬先后发表的《唐代妇女常服浅议》(第3辑)和《唐代妇女常服的分期与演变》(第4辑),都是关于服饰和礼仪文化研究的,后来又有刘宁的《周代服饰制度浅谈》(第9辑)。彭卫的《汉代交际语言考述》(第4辑)角度新颖,贴近社会生活的实际,尤富情趣。杨振红、彭卫合作的《汉代节日:构成与文化意义》(第8辑)也是一篇命题立意蕴含巧思的佳作。

注重博物馆学的综合性,从多方面反映博物馆各方面工作与建设的研究动态和学术发展的文章,每辑都有。一些文章都很具体也很专门,但对于现代化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又都是必不可少的,都需要有人来重视,付出艰巨的努力进行研究和探索。大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博物馆发展之我见》(第2辑载陈全方文)这样宏观而展望的文章,小到博物馆的安全、节能等具体问题,以至于博物馆虫害的防治等等。专设“博物馆学”栏目,探讨有关博物馆各方面的问题。像博物馆陈列说明之译为外文这样的工作,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容易做好,同样值得探讨,因而也就有了就此探讨的文章(见第3辑范淑英文)。

三 力行文物文献互证 拓宽史学研究新路

自从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之说,把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文物特别是以这些文物为载体的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历史问题的做法,得到人们的一致肯定和高度重视。通过考古文物取得历史的新证,把史学研究和考古、文物的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论文,在《馆刊》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学术精品主要也是由此而出。其中不少文章,就是把馆藏珍品的研究和史学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而取得的成果。对于一个博物馆来说,这是尤其值得称道的。

《馆刊》首辑就刊登了陈全方的《中国陶俑和唐三彩》等力作;该辑晏新志的《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乐舞的流行状况》就是充分利用出土文物资料写成,增加了我们对一个极感兴趣而又所知甚少的问题的了解。第2辑所刊陈安利的《陶灶图案所反映的汉代人民生活》是上佳的选题,关系普通人民的生活,眼光独到,资料翔实,很有意义。再如朱天舒《从出土文物看唐代的主要畜力交通工具》(第2辑)、杨剑虹的《从简牍看秦汉时期的乡与里组织》(第3辑)、杨亮的《从出土文物及文献资料看汉代的养猪业》(第4辑)、周伟洲的《关于秦汉地方行政体制中的“道”》(第4辑)、田静和史党社合作的《秦俑的史学价值》(第7辑)、樊光春的《陕西现存金石文献所述唐代皇室崇道史实》(第9辑)等,都是充分利用考古发现的资料,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研究而得出新见的佳作。

墓志也是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而研究古代历史的最主要的文物之一。《馆刊》经常刊登有关利用墓志进行史学研究或通过墓志考证一些历史问题的文章。如汪勃的《唐代两方墓志考》(第2辑)、曹发展的《唐羽林大将军臧怀亮两方墓志合考》(第3辑)、师小群的《西安郊区出土唐韩国信、康氏墓志考述》(第4辑)、李慧的《〈唐壮武将军守左威卫大将军兼五原太守郭英奇墓志〉初探》(第6辑);而牛致功的《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一个和谐的家庭——读韦仁约夫妇墓志铭》(第8辑)更是把墓志研究和古代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

《馆刊》还陆续发表了一此利用近世出土的文物资料以研究古代文献的论文,如第5辑所刊李学勤的《〈庄子·杂篇〉竹简及有关问题》等。

张在明、赵强的《从文物普查看明清陕西人文历史变迁》(第2辑)则是一篇“调查”与“研究”相结合的好文章,其基本方法对于明清史和近现代史的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四 沟通四海学者联系 提供国际交流论坛

陕西历史博物馆拥有一支很有实力的科研队伍,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也联系了很多国内的学者,为他们发表学术精品提供了园地。与此同时,《馆刊》也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努力在中外史学、考古学和博物馆学之间架起桥梁,为中外学者提供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在首辑的“发刊辞”中就提出:“本刊将立足于本馆,面向陕西,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和国内外的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文物博物馆学界、美术界乃至有关的科技界的同仁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近10年来,《馆刊》发表的论文中,有出自于中国大陆学者手笔的,有由台湾、香港等地中国学者提供的,也有很多是来自世界各国学者的,如法国克里沙娜·里布的《中国早期的丝织品——比较斯坦因和中国考古学家发现的汉代带花纹丝绸》(杨瑾译,第1辑)和英国J. 罗森夫人所著《中亚银器及其对中国陶瓷器的影响》(杨瑾译,第3辑)等。由于常有国外学者的论文发表,这份《馆刊》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广场。

《馆刊》在向海内外介绍包括陕西在内的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同时,也努力介绍外国博物馆及其馆藏,介绍国外博物馆在管理、文物保管和修复、陈列以及为公众服务等方面的经验,介绍国外的考古工作及新的发现。发表在第1辑的尹盛平的《法国吉梅博物馆所藏中国商代青铜盘》、魏娥娥的《日本国收藏的汉唐珍贵文物》等,就是这样的文章。

有的文章是我国的学者出国考察见闻的记述实录,如党士学的《法国考古工地见闻》(第1辑)、马振智的《访埃纪行》(第7辑)等。胡薇的《修复“母狼育婴”之我感》一文(第9辑),记述了作者在意大利青铜器修复专家指导下修复和保护著名的“母狼育婴”青铜雕像的体会。

有的文章则介绍了我国文物出国巡礼,引起所到国家人民的广泛关注的盛况,如第2辑所刊韩伟的《佛指舍利巡礼曼谷纪实》、第3辑所刊申秦雁的《美国孟菲斯〈中国皇陵展〉见闻》等。

作为一份历史博物馆的《馆刊》,还有三个优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其一是重视对本馆历史的介绍。刊物特设了“回顾·展望”栏目,第1辑即刊登了李西兴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与碑林博物馆》,对于我们了解上一世纪陕西博物馆发展的历史很有帮

助。《形式与实质 感觉与理性》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新馆的设计师张锦秋女士谈建筑创作体会的文章，为后人了解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设计创作，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第8辑又刊登了杨东晨的《辉煌的建设工程，八年的奋斗岁月——纪念周总理关于在陕西新建博物馆指示发表28周年暨新馆筹建18周年》一文，详细记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新馆建设从酝酿、实施到最后完成的全过程。而《馆刊》每一辑不断推出的有关馆内重要工作、接待与交流活动的报道，都在为馆史增添、积累着素材。刊登于第9辑的黄桂珍、王莉的《张立先生捐献陕西历史博物馆瓷器略考》一文，在介绍张立先生所赠文物的叙述中，满含着对捐献者的深深敬意。重要文物的来历，文物捐赠者的贡献，也是馆史资料。每一座博物馆都应铭记为她做出贡献的人们。

其二是注重科学性和可读性的适当结合，既有普及，也有提高，适合不同读者的需要。在文章方面，既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长篇宏文，也有一定数量的短小隽永的小品式的文章。有的学术论文，写得让一般读者也能看懂。《馆刊》还发表过像《昭陵博物馆藏唐代墓志中的部分典故解析》这样的文章，对于普通读者是很有帮助的。

其三是注意处理好科学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既提高学术水平，也提高艺术水平；作为一份博物馆的《馆刊》，这是很重要的。要办好一份刊物，特别是博物馆《馆刊》，在这方面是必须重视而不能忽略的。

回首九辑锦初展，期冀未来再添花。多年来，陕西历史博物馆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和办好《馆刊》，他们给学术界和读者交了一份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已经出版的九辑《馆刊》是一串丰收的果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下一个10年和更长的时间内，《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会办得更好，更吸引人，为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以及考古、文物工作和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迈向小康进程中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丁毅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贺 信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编辑部：

欣闻贵刊十周年华诞，我编辑部全体同仁特表示衷心祝贺！

陕西是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先后有 13 个王朝在此建都，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地上地下文物和遗存十分丰富，有“陕西文物甲天下”的美誉。

作为国内第一座现代化的国家级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荟萃了陕西文物的精华，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陕西历史博物馆不仅成为人民群众和中小学生学习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而且对陕西的学术研究和旅游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自创刊伊始，就确定了“立足陕西、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开放性办刊原则，设立栏目达十余个，容量丰富，吸引了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为其撰稿，这就大大保证了《馆刊》的学术质量，加之其编校质量高，装帧设计美观大方，印刷精良，因而深得学术界同行的好评。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馆刊》会越办越好，更上一层楼。

《历史研究》编辑部

2003 年 5 月 26 日

贺 词

陕西历史博物馆：

欣逢《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创刊十周年华诞，我谨代表《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贵馆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是辉煌灿烂的周秦汉唐文化的核心，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贵馆《馆刊》创刊十年来，依托这块沃土，为繁荣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一致认同。值此贵刊创刊十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贵刊进一步创造新的学术业绩，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史研究》主编 辛德勇

2003 年 5 月 20 日